



官板

四書輯釋

孟三四

九

仁12
1000
9



12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相也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

問也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宣既慕桓

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季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反扶又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

明治
月 年
日 拜 末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六反

輿音拂又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輿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父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反形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輔氏曰楊氏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享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肖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其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詭遇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皆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聲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声下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記文王九

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去声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声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

猶方之猶與由通

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饒氏

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

此言其勢之易下同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

境言居民稠密也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

且強所以率事易文王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日音也傳漢五里一置左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

則饒氏曰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

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鉉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先師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欵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

語錄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

霸王當甚閑事。饒氏曰集註恐懼張本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要之疑惑字是為下文知之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疑惑然後能不動則以無所疑惑居先。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疑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

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通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奔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

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為難也語錄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

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動也。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黜舍會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撻去聲

黜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

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絁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

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

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

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二軍者也全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

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語錄量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幾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問有句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橋尹公之他之類先師曰無懼蓋是籠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數演粗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扶夫音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

黜為得其要也語錄問子夏篤信聖人曰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日所言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

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

他說話他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

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

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声 慄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

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

縮為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語錄儀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

直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黜舍是不畏

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

而不動心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慄吾往指氣言理者

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

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齊王氏

曰朱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

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先師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下文詳之語錄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

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

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

足。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

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

是自反而不縮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平声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下亂反以己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

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

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

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去聲帥然氣

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

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

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

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下文

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

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

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剛勁力能堅固則相反而全不
同者在此。語錄告子天資剛勁力能堅固則相反而全不
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屈窮則失而反。孟子之意謂是心
之歸定。其於外。而於內。則求諸心。則其善未盡。而
所動心。則於外。而於內。則求諸心。則其善未盡。而
於口而實出於心。故孟子取之。其善未盡。而
失不養氣。以實出於心。故孟子取之。其善未盡。而
言養氣。以實出於心。故孟子取之。其善未盡。而
也。其害理深矣。而不知其出於本心。則其善未盡。而
所以養其氣。孟子無暴氣。豈能終暴。失於此。則其善未盡。而
致難。須以集義。即無暴氣。豈能終暴。失於此。則其善未盡。而
通曰。集義。即無暴氣。豈能終暴。失於此。則其善未盡。而
字。最有意。蓋孟子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能入於
義。夾持方為成德。天下之事。或疑兩言。字而所。以集義。即無暴氣。豈能終暴。失於此。則其善未盡。而
於已之言。且孟子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理。而求其理。
其理則於天下之言。可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

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音蹶音顛躓音也趨走也

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

亦反為之動輔氏曰志者心之所向也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

氣動志者什一語錄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

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
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心之所向而令欲做一件事這
若當喜也須當怒也須當便暴了志却反為所動趨過分一氣
也他心本不向動只忽然暴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得問曰趨反動其心若志養得堅定莫須顛蹶趨亦不能動
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能動

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
語突其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里却硬要行百里
皆。問遺書曰志一則動則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書曰志專一
則動之而氣專則動氣深類多如此志動則一日外語一動則
聽之不若此言未說動氣也。其本旨蓋曰志動則氣動而氣
固不若此言未說動氣也。其本旨蓋曰志動則氣動而氣
持志一所以直其內無暴也。或問持志養氣之固可動而氣
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曰完而志益正其於存致其功而無所
無一息則志正而氣自完。曰完而志益正其於存致其功而無所
中夜驚亞之夫堅卧不起。曰固是帥也。定處然也。如周亞夫軍
不己自驚亞之夫堅卧不起。曰固是帥也。定處然也。如周亞夫軍
齊皆所以是無暴其氣。先師曰前言心與氣行中奮和步中采
者蓋心是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動言欲致持之志
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動言欲致持之志
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處用力若心則不可動言欲致持之志
勤其心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
時少十中亦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
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

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
所以然也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
子論浩然之氣須知言是道義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夫
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開正如此
格物正心誠意之類。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開正如此
浩然之氣自生。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開正如此
外。通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言也故
故集註但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言也故
集註釋之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言也故
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且重論語之知言為德之知人。但論語為初言也故

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
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文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
言其用。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
工夫下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
通曰集註善以復其初。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
當明之以復其初。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
復此氣先之初也。知言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

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不動心之言曰皆望其形得無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勝料敵之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也其不為人無此蟻子之接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已告子之勇而挺身以考證然以張本於前之言已之覆求之亦已告子之勇而挺身以考證然以之則告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知之則告子之所勿求而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知之則告子之所勿求而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不得即告子之則告子之所勿求而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知之則告子之所勿求而氏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無餘一事來則以言道義以該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可行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即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勇何懼之有養氣則於道義也恐懼惑先懼而後疑者心之動疑者心之動疑者心之動也恐懼惑先懼而後疑者心之動疑者心之動疑者心之動故先疑而後懼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所稟氣亦自不同有得若稟得衰者則委靡懦弱不立作使之所稟氣亦自不同有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未後合尖上事如大孝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反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

浩然之惟其自反而縮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則得其所
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去聲
充塞彌滿乎天地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語錄問伊川於
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
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
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大至剛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
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氣又不知這箇心。纔說浩然便有不
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纔說浩然便有不
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不
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
之類皆低不可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
樣大事否故孟子所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
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曾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
也氣之體下文所謂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浩然
其爲氣也氣之用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
坎音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
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錄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
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透過去人
浩然而之氣乃吾氣也。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一也透過去人

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己之氣也養而無害
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
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之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
之體也。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
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
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般樣至大
天下之民也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般樣至大
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
便是天地之正者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先生曰配是親切
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
所不達令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
衰頹底人李先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氣出來朱子謂一箇
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又曰氣與道義一氣出來朱子謂一箇
是精切矣。通曰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
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
妻之配夫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義者人心之
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定是有力義者人心之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成

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
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疑憚疑懼四字仍
應前註文疑感恐
懼字意憚即恐懼也。語錄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
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敷此理者也。道
是率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敷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
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
只說集義。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
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
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而
有是氣而後理之所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
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
行焉。蓋二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
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而
充者且將為謙然之骸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
有為亦且將為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饒氏曰浩然之
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便軟弱。蓋緣有是理
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
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尊反
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
莒音舉之襲音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
莒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
輕遣政反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
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
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
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
矣然則義豈在外哉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
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事則必
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
義之意詳見形旬告子上篇語錄先生問那處是一章要緊
與或率持其志無暴其氣對先
生曰不如此又率集義所生對先生曰然。孟子許多論氣
只在集義所生一向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
然積得多則習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
便不足。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

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如告子不能集
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者當字字體認
義而欲疆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
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輔氏曰所謂擢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復談皮寄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跛反也淫放蕩
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
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
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
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語錄詖淫邪遁
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
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是偏跛此理本平正他只得一邊
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

深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周濬路相離地陷
辭窮既離去不了正路却他物事不成物事畢走竟用
於窮是說無差等却毛說利天辭始佛氏本無父母却
子本愛無差等却毛說利天辭始佛氏本無父母却
本說愛無差等却毛說利天辭始佛氏本無父母却
必如此分邪道有則四者俱有既多工如秦似孟佛說
天有之理則善過是與非而已既多工如秦似孟佛說
氏何也蓋孟子善過是與非而已既多工如秦似孟佛說
辭何也蓋孟子善過是與非而已既多工如秦似孟佛說
曰言形於外故墨子之惡邪正皆當知盈之天下正人
一邪道雖是四件却病言存於中故以失言其意也
極如楊墨初以兼愛為仁雖了是言其意也
得仁義之理好道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天下道義之理好道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好道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因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蓋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氏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其底意必固我亦無非則仁義之全
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則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便

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
謂六言六蔽皆基於言不好言曰識其是非得者當自好聖賢之
言。通曰。言者其然也非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文所
於其失者而不知之也。士毅按。集註。此則以告也。子之言故專
謂無所蔽便無之一字。三件其亦深得集註之意者。欬即其言
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錄此章
害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大本而至於節目也。關楊墨題作於
其。事。大。於。其。政。先。事。後。事。者。自。大。本。而。至。於。節。目。也。關。楊。墨。題。作。於
所。發。於。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
後。篇。說。於。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
知。篇。說。於。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
異。端。之。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不
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不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節。集。註。於。養。氣。知。言。兩
節。皆。解。上。告。子。身。上

以終前不得於言至。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教音。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
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
中。則不能辨。決矣。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用工程。子
是。簡。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道。便
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權。衡。以。較。輕。重。無。物。上。做。來。道。便
義。為。外。所。知。孟。子。不。欲。以。知。權。衡。以。較。輕。重。無。物。上。做。來。道。便
謂。道。之。先。移。為。端。水。必。於。口。全。不。道。自。謂。諸。心。以。如。杞。柳。之。說。孟。子
子。養。氣。下。集。註。標。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
效。而。無。所。窮。理。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明。而。無。所。疑。氣
此。章。要。旨。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註。考。於。本。章。明。而。無。所。疑。氣
言。窮。理。固。能。知。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註。考。於。本。章。明。而。無。所。疑。氣
明。的。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事。集。註。考。於。本。章。明。而。無。所。疑。氣
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章。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音字說辭

言語也如說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反於行事者也三

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

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

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

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或語錄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

言皆其自己分上爭也曰得之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

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

非德行乎○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通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

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倦者智之所以

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中庸成己是仁也是物智也是用此字不厭智也是教

不倦仁也是用也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李聖

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

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下同也公孫丑復又

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

而能傳如游夏得其文李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

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

人之大而化為之無限量之

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問如焦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頃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

桀也三聖人事詳見形旬反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魯齊王氏則孝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孝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孝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

有言者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或問伯夷伊尹之行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予觀之則可見矣。魯齊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

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

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姓好去聲

汗下也二字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語錄汗是汗下不平處或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後出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

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楚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結大

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声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萃聚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此聖人字是泛說然未有如孔子之

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

指養氣而言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盛要

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李而至

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關而實相貫李者味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

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非仁也。

語錄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

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至彰信而底民是欲救民水火之中若無信聰明

元火之中若無彰信而底民是欲救民水火之中若無信聰明

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能作元後救民水火之中若無信聰明

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伯假仁之各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

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何

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也，成行而後終，非己有非偽也，何

偽應己以誠感人也。所謂誠者成也，成行而後終，非己有非偽也，何

異。○鄒氏曰：志完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

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

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執

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為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

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

非有名位勢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矣。○輔氏

曰：此章視仲舒美玉砥礪之喻，荀卿降尊賢重法愛民與

夫粹而王，駁而霸，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鬼示禮，皆是假仁處。

弟責楚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仁包五常。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声下同

好去声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声其得之之道不

能免也語錄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入他豈以榮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彖傳曰

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声仁之事也禮記表記曰畏

疆行仁也貴德以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

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

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

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幽風鸛鳴鸛音呼驕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

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葺反也牖戶巢之通氣

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

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

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通曰為此

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饒氏曰般樂則不暇貴德尊士。先師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

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先師曰訛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饒氏曰俊傑即指賢能尊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通證禮記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廛而稅關關而稅市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市司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

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廢而均市

以商賈音古阜貨而市以量度成賈價同而徵債音育以

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亦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

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偽而除詐

以刑罰禁競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除大市日廛

賈爲主夕市夕時爲主朝市朝時爲主商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錄廛賦如今貨鋪面相似古之爲市

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

朝皆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四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

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則有

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

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

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旬前篇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

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

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

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買絲買此布也或曰

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

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

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

役給繇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

出此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布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

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

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

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

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

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

未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

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納綸

輸相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綸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

若湯武是也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

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

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

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扶音天地生物之心

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錄天地以生物為心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熟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裏便蒸得熟天地即所謂為心者豈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裏一磨便出這物事。無所謂天地之心矣。真氏曰則然這身似磨子相血氣之磨便出這物事。無所謂天地之心矣。真氏曰則然這身似磨子他作為惟以生便具天地之觀夫春夏秋冬往來天地之意無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心於此最靈宜乎萬物從天來不忍人之心也

以謂之不忍人心慈愛惻怛才為最靈宜乎萬物從天來不忍人之心也

不忍人之不忍人心慈愛惻怛才為最靈宜乎萬物從天來不忍人之心也

生不忍之不忍人心慈愛惻怛才為最靈宜乎萬物從天來不忍人之心也

曰不忍之心程子曰則非仁之生道也此之愛之謂之心即為

惻隱之心以後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心也蓋不忍見

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好生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

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仁之

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音讀為

納要平聲惡去声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

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

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反苦丘子是惻隱之

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声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語錄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
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如不見赤子有惻隱之心何曰一惻隱之心
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不見赤子有惻隱之心何曰一惻隱之心
此心只是惡其聲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
腔子只是惡其聲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
不處最爲親切若於此則見得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
也言滿身裏皆指此心而言天地間亦體充塞上下渾然生身之意
陽李氏謂腔子指此心而言天地間亦體充塞上下渾然生身之意
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天地間亦體充塞上下渾然生身之意
側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勉齋曰極是塞徧滿無非此
由傷深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
欲以此于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
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也通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正
見二字緊蓋惟倉猝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
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略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声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吐

反以與人也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
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之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語錄先生問
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聞得過失恁地
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如何却說道見且道且道
漸惶自是羞惡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則心動惟是
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則心動惟是
方始有羞惡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則心動惟是
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非動處便是不會動
者非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非動處便是不會動
息者如何若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生之理這些動惡所謂
斷了羞惡辭讓未嘗盡消滅自是生之理這些動惡所謂
隱中發出羞惡辭讓未嘗盡消滅自是生之理這些動惡所謂
忍也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之心而後三說但此三者皆自
仁也情之發則爲四端而一性之德爲仁義禮智四者
得無先發之別耶眞曰以貫三善始言惻隱也然則其
羞惡辭讓是存而三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之心
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有哉然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
真耳。蒲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
則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渠字橫端緒音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見反形旬於外也語錄問孟子義說仁義禮智性也

仁義禮智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性也

對論一箇字而發則無一次第起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

智因感而發則無一次第起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

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隱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

隱痛比惻與為深羞者羞己之惡兩樣分明但仁之惡辭者辭已

物讓者推與他人羞者羞己之惡兩樣分明但仁之惡辭者辭已

義便如陰陽若集註四端以為端如四時若分四端入字便是如

何曰以體用言之始有體而後用向見若分四端入字便是如

終言之以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用故端亦謂之尾若以

指自不靜相礙也動心兼靜之理情者如統之用心者有以

宰之也動靜皆主宰之非是靜時無言統之用心者有以

用也。玉山講義一主宰之非是靜時無言統之用心者有以

之中仁各有分別又須見得仁之斷制禮則仁之通節文智則仁

之仁各有分別又須見得仁之斷制禮則仁之通節文智則仁

則言何由而見於外一條緒便知性之全體若無絲毫在內也

本體則孟子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為不善孟子苟本不可

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是乎立蓋以曉天下於

便應而物所以然之外動其端而中自有條理是乎立蓋以曉

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延如蹠爾應如赤子之義則禮之理應而

敬之由心形如過朝延如蹠爾應如赤子之義則禮之理應而

析而善之可知矣然者使知未發然全體之外應而禮之理應

可善之可知矣然者使知未發然全體之外應而禮之理應

驗乃無然就他處見何凡知其發然全體之外應而禮之理應

氏曰子知就他處見何凡知其發然全體之外應而禮之理應

謂曰子知就他處見何凡知其發然全體之外應而禮之理應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性則千絲萬緒謂性唯是也。集一理得無形而有端緒之發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旬知皆即此推

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

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

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

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上帶知皆廣字說蓋知得了要推廣而後能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是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注得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及人之幼則注得

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事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即滅泉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似非衆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不爲耳。張氏彭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始動乃是情可爲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巳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廣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通曰集註不能者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本然之量也。

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
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
已矣通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
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
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心而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
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
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猶是也語錄四
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
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
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四
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四端之中○通曰按饒氏曰以四
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
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愚見朱子之說就五方看方見
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
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
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
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

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
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
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
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
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先師曰此章殆專以不忍
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
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衆人則
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真自棄也又按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
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與內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
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過人
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
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
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證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

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故曰尊爵元者善之長也此向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

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語錄問如何是得

之最先曰入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

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更離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貞氏曰仁乃我

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

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

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

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中夫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饒氏曰此上三二四章皆是為當時君

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無尊爵

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

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

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離人役之役先師

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

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幾

非之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其

人之欲是以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取

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幾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程子深贊子路欲孝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張氏曰自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上舍

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解舍字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上聲解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或問善與

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在己無一毫有私之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者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善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通發史記五帝紀

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比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

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則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未二句却單說舜。士毅按語錄曰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意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過而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
然拜是容貌未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語錄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善則舍己之未善而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先師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孝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私忘私克已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去聲也
屑趙氏曰索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索而切切於是也
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此言伯夷之清輕與人群也。語錄世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至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所以為聖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憊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祖

音但湯音錫裸魯果反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
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
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上不自
失不失其正也援音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此言
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語錄問集註謂不隱賢不
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
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
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勇却以法自勉之類乃是隱賢是枉
當廉却以自利也。人不當勇却以法自勉之類乃是隱賢是枉
道也。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
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反側格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語錄伯夷既
惠既和必有恭君子不由也。問不恭是處已待人是待
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不恭是處已待人是待

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季之便有
隘謂不能使薄者寬鄙夫季清愈隘矣可為百由
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廉鄙夫季清愈隘矣可為百由
此只中庸之道為已不弊矣。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台
乎中庸之道為已不弊矣。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台
子所願孝。先師曰孟子此章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
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其夷惠之失其蓋孟
至矣。呂伯恭曰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其夷惠之失其蓋孟
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
易至於不恭。孝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
也可。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

之屬也

蔡氏曰時四時也

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日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類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支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支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趙氏曰謂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亦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是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先師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而巳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未具幸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未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錄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託疾孟子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在其國而言。或問孟

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先師曰王託疾以召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曠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出弔東郭氏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

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

平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聲促朝對醫來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

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輔氏曰丑之說肇根曲拳奔

之所知故曰敬之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音夫

同拱下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纓官謂
在外不俟車並出認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
禮之意不同也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一哉與平聲慊口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
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
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首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

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
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讀疑孟

通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或相值則
老而祇奉嗣王左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
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
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
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
者是以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
及於朝廷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不以心惟德得於心
富其身爵我於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
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周如此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

饒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
如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魏氏曰何處見得李而後臣蓋李師之臣相之

也觀尹之辭无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

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若當仕有官職乃此章見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

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上下之交惟不尚合然後

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

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強以

漁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

悲矣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

者以為為君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為弔

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

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往義也

明日出弔欲於深推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

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弔矣豈不正大而知何必為是紛

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

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其命為

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李

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

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

皆有深意存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音逸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輔氏曰陳臻只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贖徐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為兵之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

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上未有所處則无辭取猶

致也語錄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

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之處否曰是。張氏曰人於不當

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則以其

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先師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

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

哉○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唯當於理而已

此曰孟子於此无子尹氏併予言之者孝者觀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二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音

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
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饒氏曰凶年說得闕如水
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
熟不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
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通證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築郕非都也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都曰城周禮四
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大夫

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賜字
晉臣三山人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
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通曰齊之
君臣一時

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
乍明也然於不改人欲銅之也

○子墨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
蠹音
為去聲與平聲

蚘蠹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
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蚘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子學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張氏曰乎此畫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無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憚憚者能識之輔氏曰臣心雖有官守此畫畫有言責畫雖未自以為罪然於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畫賢於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以少焉不迫之意實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以少焉不迫當去但寬得此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職不得其言則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矣但去得不得地逼道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日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

日遂行亦是久有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通曰集去志因此遂行耳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通曰集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受天理之辭而己矣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蓋反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也反往而還也

行事使事也輔氏曰使事謂甲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易不欲與言於甲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語錄問實師如何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語錄問實師如何日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張氏曰王意特藉孟子以為重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甲

有司之事不敢以煩驪則行之者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
正之事亦烏用有言哉。韓氏曰夫既或治之乃於丑未嘗
與言行事一向有司既治其事則不必與言亦順事之理其
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君子待小人惡惡雖不能无然亦
不疾之已甚也。先師曰治之者今亦存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聲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亦槨
寸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曰直但也。韓氏
想只過於厚觀易謂喪葬取之大過可
見。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
或曰為當作而非獨指棺槨而言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必二反
比猶為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也汪氏延直曰此近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

不為天下惜
之張氏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
也墨子薄葬固疾夫良化而後出厚葬之過其失均也蓋曰
盡於人心則不可以有加也過是而有加則亦非天理矣
先師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子事親至葬而
終死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

於吾心於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借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无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固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声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音反前一

篇諸侯上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

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輔氏曰沈同問燕

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

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

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

矣語錄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

則可以伐之○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之但曰惟天吏

之征伐天吏所命者士師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

死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下聽管叔

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胡氏曰象
故對之管蔡將危周公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輔氏曰周公不忍亦宜乎不說周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反在呂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十一章齊人伐燕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且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已而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欤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父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

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三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罔壘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鏡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不得於此是譬喻受萬十從而征之謂人惡去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是氏曰文王開議不征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 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声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去声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泚柳申詳無人
安其身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
行之人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
柳嘗開門以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禮記與泚柳並稱
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禮記與泚柳並稱
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声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声同王
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
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王毅按孟子之於齊齊王既

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
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无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
子思宜也故未又以言不及子思為言泚
柳申詳之事故引以言齊之无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二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
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之餘

意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本心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
違之之情而荷何可責者所以為果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錄孟子與荷責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責者果於去不若孟子
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
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
非若荷責之果於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
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言焉以為王如用予
天下幸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
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固無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
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
厚之氣負小丈夫哉。饒氏曰方其來也。意蓋齊王能行其
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
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通曰。孟子說憂則違之。若與荷責同
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責之熱然忘情者大不同也。先
師曰。孟子所歷之。情與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

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宜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法可以有

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告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 舍上声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
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

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道不行於齊其故有
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父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恐只是因師旅○孔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

已而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
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竟也初見察王之神必有不能
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
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
子於齊始終夫就父速之義甚備孝者所宜深究也○饒氏
白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
於崇便有不可之仕有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
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
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受祿○又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

曰不受鄉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
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履而
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
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卷之四

<p> <small>此 書 之 目 錄</small> <small>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p> <small>一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p> <small>一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p> <small>一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p> <small>一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p> <small>一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二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三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四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五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六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七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八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九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small>十 一 人 之 道 也</small> </p>
---	---	---	---	---	---

